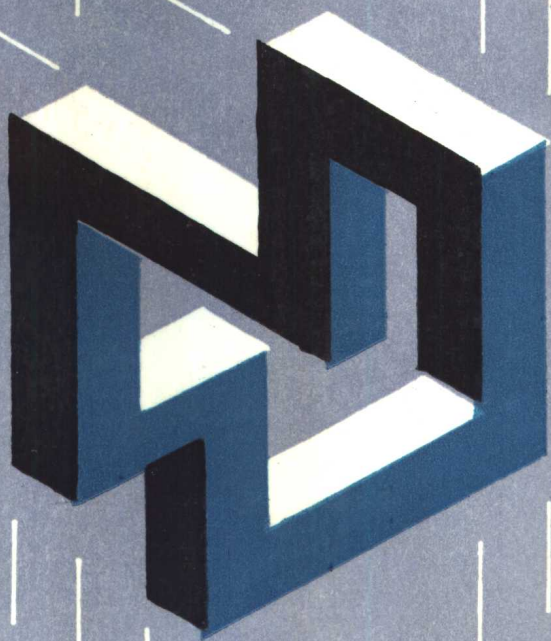


魔鬼市场

张建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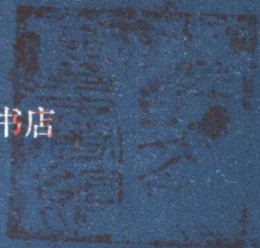


2 032 9902 8

魔鬼市场

张 建 星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特约编辑：张 飙

封面设计：张小光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魔 鬼 市 场

MOGUI SHICHANG

张 建 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206,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 价：4.40元

ISBN7-108-00257-4/G·30

《记者·文化·时代》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张 飙

副主编：洪天国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立诚 尹韵公 卞毓芳

叶 鹏 刘大平 朱竞若

李树喜 吴绪彬 何志云

沙 青 张建伟 张 飙

钱 钢 洪天国 祝华新

韩素琴 雷收麦

执行编委：朱竞若 张 飙

目 录

报告文学	1
魔鬼市场	3
无休止符练习曲	63
野性的诗情	123
李俊成大事记	149
散文	159
无名菊	161
冬至怀漠河	164
万里祝平安	166
问安北极村	170
战士万岁	173
灭火突击队总指挥写意	177
不屈的塔头草	182
银色小夜曲	187
山魂	190
恋爱季节	193
我的祖先，你在哪里？	197

通讯 特写	201
责任重如山.....	203
改革者的锋芒.....	209
扛着红旗奔跑的年轻人.....	220
一个知识分子心灵的全息摄影.....	228
引滦精神在西青道工地.....	233
大兴安岭火灾前线见闻（六篇）.....	239
在那遥远的天津村.....	247
在世界屋脊上拍照.....	249
德国行草	253
开篇话时差.....	255
音乐故事.....	259
夜酒吧.....	262
黑色石头.....	265
开洋荤.....	268
逛商场及其它.....	271
漫画同胞.....	275
早市风景独好.....	279
春到农家.....	282
情系法兰克福.....	286
笔录四题.....	290
公关小姐印象.....	297
嫁给中国.....	301

闯总统府及其它.....	306
让孩子面对广阔的世界.....	313
难以拒绝的诱惑（代后记）	317

报 告 文 学



魔鬼市场

——关于价格改革的无规则记忆

题记

市场改革，使庞大的龙字号中国船开始在难测深浅的水域航行。

引子 八卦现象

轮船沉底儿

火车亲嘴儿

飞机打滚儿

物价没准儿

现在是北京人什么话都敢说，上海人什么衣服都敢穿，广州人什么钱都敢赚，东北人什么法都敢犯。这后四句流传甚广的顺口溜据说已是在辙的了，所以前四句儿话音极重的顺口溜一准出自那帮京油子之嘴。

中国老百姓的确具有非凡的天才的概括力。前四句顺口溜形象地概括描述了“今又龙年”的1988。这个被许多华夏年轻女子企盼得一龙子的龙年，这个被我们亿万兄弟企盼带来

财富官运等等好兆的龙年，龙头初探，就给我们这块正在崛起的土地带来如此多的灾难：撞车。沉船。坠机。洪水。甲肝。红眼……

以及巨大的涨价的阴影。

于是，1988，出现周易热。北京、天津、武汉诸多大中城市，多如牛毛的个体书摊，《周易》、《易经》突然畅销。天津山西路，临街三个书摊，全卖《易经》。一本七十多页的《易经》要价一元二角五分。问摊主：“怎么突然卖起《易经》了？”回答说：“这年头大伙儿全到更年期了，嘛病都犯。这不，把弗老爷子（弗洛伊德）晾在旱地儿了，大伙儿全恋上八卦了！”

天津一个在业大兼课以求换点书钱的某大学副教授不失深刻、不失幽默地称这种周易热为八卦现象。他说：“飞涨的物价把所有中国人全拽入了八卦阵中，心里成了无底洞，所以要读周易，占八卦，算阴阳，发牢骚。”据说，这位至今仍穿涤卡蓝上衣的副教授一次出访美国的机会，被一位什么人给挤掉了。他没去成美国，但给学生讲课时经常举这样的例子：在美国，六十美分可买十二个鸡蛋，等于两块人民币一斤。因此，中国的物价从绝对值上超过了美国。不仅鸡蛋是这样，西红柿也如此。这位副教授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他的工资，不够买书的了，所以他只好兼课，但屈指可数的兼课费，终于又被1988年吓人的书价甩在了后面。他笑着解释，他这人的优点是信奉人不和命争的天条，因此很不爱发牢骚。

“今又龙年”究竟出了什么故障？不爱骂娘的，爱骂娘

的，不会骂娘的，会骂娘的，一夜之间全在骂娘！

难道社会心理连同我们一向井井有条的市场一起跌入了八卦阵中？！

1988年，在将近两年收紧银根之后，金融形势依然险恶严峻，物价飞涨，老百姓从二百八十元一瓶的茅台酒上，突然惊醒：银纸毛了！

国家权威部门统计数字令人震惊：

1988年头七个月，全国货币投放量比去年同期实际多投放二百二十六亿多元。进入8月份，投放速度继续加快。此间，全国市场货币流通量已达一千七百多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百分之四十。88年，我国社会结余购买力将达五千二百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一千亿元左右。金融家们疾呼：货币投放量已远远超载！

5月，武汉市出现抢盐风潮，历时八天，百分之九十的商店食盐一时告罄！

6月，广州人涌入银行，大笔提款。金融界不愿作正面披露，但却向新闻界提供了这样一个数字：此间广州人均存款低于提款一倍多。

7月，正处于萧条市场的锦州市突然躁乱。当月，锦州商品零售总额激增至四亿多元，比1987年同期增长一倍，建国以来纪录。与此同时，锦州市银行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存支逆差现象。

8月下旬到8月底，持续半个多月的抢购风潮终于波及全国城乡。抢购范围之大，数额之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大动荡，人心恐慌，都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以后，从未

有过的！

今又龙年呵！

市场终于在我们改革的关键时刻露出了它的另一面：狰狞的魔鬼形象。我们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1988年，不，实际上是1985年以后的中国市场象跳出魔瓶的魔鬼，难以控制，难以捉摸，又难以承受。于是物价和怨气一起看涨。有人说，现在不是政府调节市场，而是市场折腾市长，折腾政府，折腾勤勤恳恳，与世无争，奈于命运的中国百姓，这些有着几千年磨难史的顺民！

的确，包括那些权威的经济学家，执掌大权的政府官员，面对几年来愈为颠狂的市场不知所措的时候越来越多。运用自如，磨砺三十多年的行政手段失去了往昔的灵性；能够催人泪下的，传统的工作方法显得苍白无力，于是提出必须加强我们的思想工作。

剪不断，理还乱！

中国，中国市场，中国人真得步入了八卦阵中了吗？周易之学究竟能帮中国人解脱多少？这片广阔的，也是多灾多难的黄土地，真的不能塑造一个物竞天择，机制正常的市场？1985年那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一步走错了吗？

我在困惑。

困惑的我面对惶恐的人流，三年来所见所闻纷至沓来

.....

于是便有以下这些似乎毫无规则的片断记忆。

上部 凸

菜的浪漫 蛋的顽皮 猪的幽默

1 菜篮子忽然成了中国舆论界的头号新闻。准确地说，将菜篮子和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是在1985年春深夏浅的日子。

这一年中国价格改革真正出台，第一次放开农副产品价格，放开市场。这个“放开”对于自延安时期实行自给自足，并以“抗币”来战胜“法币”、“伪币”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同寻常的。至少，与中国同时起步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当时在此是望而却步的。

于是，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只是价格改革。因此1985是历史的1985年。1985年应该为中国改革立碑。

2 感觉碑的巍仪是理论家和诗人的事情。那一年我母亲的感觉是从七元五角的副食补贴和菜篮上茄子得来的。

我的母亲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因为我这个逆子生的不是时候，误了母亲工作的机会。1970年才从一级工干起，1985年退休，退休费仅有五十多元。所以，在微薄的退休费上能再加七元五角，母亲首先从工资单上找到了心理的平衡。她是绝对靠工资养家，并能把有限的、终生固定的死工资用活的那一类“会过”的劳动妇女。

那是一个非常平常的周日早晨，母亲在河北区三马路，那条自发的集市发现：农民的菜比国营店还要便宜！

看着母亲提着一篮子油亮的茄子，看着母亲脸上放光的笑容，我竟不知说什么好。直到现在我才懂：七块五的补贴装在兜里，又买到了便宜的蔬菜，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有何等的重要！

菜篮子里显然盛满了时代的春光。

3 那一年初夏，我到成都采访副食品市场情况。成都是中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前的试点城市之一。

成都的情况真令人激动。

成都青石桥露水早市，一片绿意。杠上的鲜猪肉，红白相间，满街筒子绿菜，跳着晨露。挑着担子赶了几十里路的菜农，脸上绽着农民独有的笑意。我采访了温江县永宁乡菜农朱洪多，他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

“共产党让我赚钱了，我们就干哦！干部说了，共产党给我们开了张大支票！”

农民对政策的理解是从利上开始的。价格改革前，那种倒挂式的农副产品收购，让农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无利，共产党不让我们赚钱。

1985年3月，成都菜便宜得让人激动。三个月外调蔬菜三千七百五十个车皮，比1984年多了八十四个车皮。成都的经验是，菜篮子不空，改革成功。

4 1985年多雨的仲夏。

天津某区蔬菜公司经理穆子纯冒着细雨，检查市场。他是天津远近闻名的菜虫子，倒了一辈子菜了。河北、山东、南边一系列蔬菜批发部，他能倒背如流，操起电话，对方在千里之外能听出他的鸭公嗓，他能说出对方什么时候带了“绿帽子”。就是这样一个菜虫子，1985年以前却常常被菜折磨得“痛不欲生”。

穆子纯故事之一：农民高举霸主鞭。

倒退几年，纯粹统购定销的年月。号称计划生产，计划收购。某乡如若种茄子，便是满眼茄子，如若种黄瓜便是满目黄瓜。然后统一上市，统一收购，统一分拨，统一零售。那时，西红柿下来了，老百姓集体入伙似的全吃西红柿。全市各菜店顿时西红柿成山成岭，一毛钱二十斤，一收，一撮，一锨，然后是烂，烂成泥，烂成汤！于是中学老师一上课便常常笑话“苏修”那里，一个西红柿要许多卢布呢，而我们这里烂得没人要。中学老师当然不管国家财政，1978年，国家用于购销倒挂的差价补贴是五十五点六亿元！

穆子纯知道，烂掉的西红柿里含着国家白花花的银子。所以当他看到某郊区菜田长到一米高的、一望无际的窝笋时，他立时晒出一脑门白毛汗！我的天，这种的是笋，还是鞭子啊！所以，当农民将十几万斤“鞭子”运到蔬菜公司时，他当然拒收！

于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火并再所难免。

农民：“笋是按蔬菜公司定购计划种的，你不要，我们鸭子孵鸡白忙乎，你对农民兄弟的血汗还有一点阶级感情吗？”口吐白沫，青筋直跳。

穆子纯：“我可没让你种这么高呵！倒不在乎多少钱，

问题是这笋不能吃呵！”摊手苦笑、心里发凉。

“怎么不能吃？！”

“太老呵！”

“谁说老！嫩着呢？你尝尝。”一根鞭子径直伸到穆子纯嘴里，象一道鞭影在他眼前一晃。

穆子纯不尝，不收，不理。官司最后打到了市里。农商矛盾上缴到顶头上司那儿，顶头上司当然要一碗水端平，尽管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教育农民，但农民的积极性也是个政治问题！

农民和这位顶头上司不熟，但知道这位顶头上司是个极有处理农商矛盾经验的大善人，因此，执意让这位领导尝尝他们的“鞭子”是嫩还是老。事情闹到了这步，只能收场。于是这位领导真尝假尝地说：“不老，不老，还可以！还可以！”

最后鞭子被全部收购。

穆子纯久经沙场，伤痕累累，农商间的矛盾，他斗过几百回合，他一笑了之：“真真的厉害！农民高举霸主鞭！”

此时，细雨斜织，空气清爽，穆子纯感到，价格改革后象“窝笋”事件那样并不轻松的必须硬派演员出场主演的喜剧不会再演了。走到这一步就不容易！

细雨中，穆子纯看到金钟路附近的农贸市场依旧鲜菜丰盈，品种不下二十多个。他看到一个老太太，在一个西红柿摊前，正为挑几个粉柿子叨叨不休，那农民敢怒不敢言地盯着挑挑捡捡的老太太。

笑意浮在这位菜虫子的嘴角：我们的顾客终于从被商店“专政”的对象的位置解放出来，可以沿街挑剔了。

穆子纯这样的老菜虫子，当然也是首先从菜篮子来感知